

# 幸福很简单



名家言

## 迟到

林海音

我的父亲很疼我,但是他管教我很严,很严很严。有一件事我永远忘不了……

当我在一年级的時候,就有早晨躺在床上不起來的毛病。每天早晨醒來,看到陽光照到玻璃窗上了,我的心里就有一陣愁,心想,已經這麼晚了,等起來,洗臉,扎辮子,換制服,再走到學校去,准又是一進教室就被罰站在門邊,同學們的眼光,會一個個向你投過來。我雖然很懶惰,可是也知道害羞呀!所以又愁又怕,每天都是懷著恐懼的心情,奔向學校去。最糟的是爸爸不許小孩子上學乘車的,他不管你晚不晚。

有一天,從早晨起下大雨,我醒來就知道不早了,因為爸爸已經在吃早點。我聽著、望著大雨,心里愁得不行了。我上學不但要遲到了,而且還要被媽媽逼著穿上肥大的夾襪(是在夏天),踢拖著不合腳的油鞋,舉著一把大油紙傘,走向學校去!想到這麼不舒服地上學,我竟有勇氣賴在床上不起來了。過一會兒,媽媽進來了。她看我還沒有起床,吓了一跳,催促著我。但是我緊皺了眉頭,低聲向媽媽哀求說:

“媽,今天晚了,我就不去上學了吧?”

媽媽就是做不了爸爸的主,當她轉身出去,爸爸就進來了。他瘦瘦高高的,站到床前來,瞪著我:

“怎麼不起來?快起!快起!”

“晚了!爸!”我硬著頭皮說。

“晚了也得去,怎麼可以逃學!起!”

一個字的命令最可怕,但是我怎麼啦?居然有勇氣不挪窩兒。

爸爸氣極了,一下把我從床上拖起來,我的眼淚就流出來了。爸爸左看右看,結果從桌上抄起鸡毛撻子倒轉來拿……我挨打了!

外面的雨聲混合著我的哭聲……最後……我是一隻狼狽的小狗,被宋媽抱上了洋車——第一次花錢坐車上學。

雖然遲到了,但是老師並沒有罰我站,這是因為下雨天可以原諒的緣故。

老師叫我們先靜默再讀書。坐直身子,手背在身後,閉上眼睛,靜靜地想五分鐘。老師說:想想看,你是不是聽爸媽和老師的話?昨天的功課有沒有做好?今天功課全帶來了嗎?早晨跟爸媽有禮貌地道別了嗎?……我聽到這兒,鼻子抽搭了一下,幸好我的眼睛是閉著的,淚水不至於流出來。

靜默之中,我的肩膀被拍了一下,急忙地睜開了眼,原來是老師站在我的位子邊。他用眼神告訴我,叫我向教室的窗外看去。我猛一轉頭,是爸爸那瘦高的影子!

我剛安靜下來的心又害怕起來了!……爸爸點頭示意招我出去。我看看老師,徵求他的同意。老師也微笑地點點頭,表示答應我出去。

我走出了教室,站在爸爸面前。爸爸沒說什麼,打開了手中的包袱,拿出來的是我的花夾襪。他遞給我,看著我穿上,又拿出兩個銅板來給我。

後來怎麼樣了,我已經不記得,因為那是六年以前的事了。只記得,從那以後,到今天,每天早晨我都是等待著校工開大鐵柵欄校門的學生之一。冬天的清晨站在校門前,戴著露出五個手指頭的那種手套,舉了一塊熱乎乎的烤白薯在吃著;夏天的早晨站在校門前,手里舉著從花池里摘下的玉簪花,送給親愛的韓老師,是她教我跳舞的。

张可军

父亲在我12岁那年因病离世,从此37岁的母亲用柔弱的肩膀撑起了我们这个沉重的家。那时的母亲是民办教师,除了教书,还要侍弄家里的几亩田地。因此,那时的母亲很少有笑容。有时深夜里,我能听到从母亲房间里传来轻声的啜泣,我知道,母亲不光身体累,心里更苦。

不管有多苦,日子都要一天天地过。转眼间,我参加了工作,母亲也转成了正式教师,我们家的收入比原来多了好几倍。生活眼看着一天比一天好,但我总感觉母亲缺少了一些东西。很多时候,她一个人住在老家的院子里,和姐姐买给她的那只小京巴相依为命。周末我骑着摩托车回家,老远就看到母亲带着小狗在门口等我。虽然母亲笑着,可我却分明在母亲的笑容里看到了她一个人生活的落寞和孤单。我在心里发誓,我一定要让母亲的晚年生活充实快乐起来。

几年后,我有了一位善解人意的妻子。有一天,妻子小心翼翼地对我说:“我想和你商量一个事,但前提是你千万不要生气!”在我一再保证之后,妻子说:“我想给妈妈找个老伴,你看怎么样?”我一把把妻子抱进怀里,这个我一直埋藏在心里的念头,竟然被妻子一语道破。

母亲起初还是心怀忐忑的,在我和妻子一再劝说之下,终于点头答应了。经过多方考量,我们挑选了一位王伯伯和母亲见面,不想两人一



如故。王伯伯是一位退休的国企干部,在他老伴生病时,他衣不解带地陪在病床前,整整伺候了四年。他老伴去世前,抓着他的手说:“老王啊,我和你这一辈子很知足。你答应我,我走后你一定要再找一个老伴,满堂儿女也不如半路夫妻啊!”

母亲和王伯伯在认识半年后,两人相约领取了大红色的结婚证。那一年,母亲50岁。虽然已是知天命之年,但沉浸于幸福之中的母亲好像一下子年轻了许多。

如今的母亲,已和王伯伯携手走过了十几年。两人虽然偶尔也有点小矛盾,但更多时候却是举案齐眉、夫唱妇随。王伯伯有三个孩子,都不在本地,只有过年过节时才能团聚在一起。王伯伯的孩子们对母亲非常尊敬和亲近,每次来都

会给母亲买很多礼物。母亲对他们也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和疼爱。每年春节,我们二三十口人就会聚在一起,虽然没有血缘关系,但彼此却因为最爱的人结合在一起而倍感亲切。

儿子六岁时,忽然问我:“爸爸,为什么你姓张,但我爷爷却姓王呢?”我愣怔了片刻,不知如何回答孩子的问题。虽然王伯伯不是儿子的亲爷爷,但对儿子的情感却丝毫不亚于亲孙子。我们上班忙,没有时间带儿子出去旅游,王伯伯就做好旅游规划,每年带着母亲和儿子出去旅游一次。在我的儿子心里,他的爷爷和别人的爷爷一样亲。现在儿子发现了这个大人们从来没有告诉过他的事情,他感到了困惑。倒是妻子,毫不隐瞒地将爷爷奶奶的故事告诉给了他。小家

伙像小大人似的点了点头,说明白了。

在母亲家门口,有一条风景如画的河。有时去母亲家吃过晚饭,我们一家人就会沿河堤慢行。每当这时,儿子就会拉着爷爷的手走在我们前面。每走到一处,王伯伯就会触景生情,讲起很多儿子小时候的事情。在一片空场处,王伯伯问儿子是否还记得两个人曾在此处摔过跤?儿子说当然记得。王伯伯就哈哈大笑起来,说我现在老了,可不敢和我的孙子摔跤了。夕阳下,母亲望着其乐融融的祖孙俩,布满沧桑的脸颊上荡漾着满满的幸福。

母亲的幸福很简单,就是身边有一位知冷知热的老伴,且这位老伴和她的孩子们相处融洽。即使没有血脉相通,但只要彼此珍惜互爱,母亲就是幸福和满足的。

碎碎念

杨福成

阿含是单位的三把手,很精明,能文能武,但就是有个毛病,自己说过的话,好断片。

每周二下午两点单位全体员工开会,谁都不能迟到,这是他定的。可每次大家都按点来到坐下了,他的位置还空着。

这个时候,办公室主任就赶紧给他打电话。

一二十分钟过去,他揉着惺忪的小眼睛来了,一边拉椅子坐下,一边说,今天下午开会,我说过吗?

那天开完会,小明给阿含请假,说第二天要到天津出发。

阿含问,你怎么去啊?

小明说,坐火车。

阿含说,到天津这么远,你别坐火车了,我正好明天一早也到天津去,就坐我的车吧,咱俩路上还能聊聊天。

小明说,那敢情好,太感谢了。

第二天八点,小明就赶到了他们俩约定好的那个十字路口等着。

到了八点半,小明东张西望,就是见不到阿含来。

到了九点,已经超过约定的时间一个小时了,阿含还是没来。

打个电话吧,小明心想,已经定好的事儿,他不可能忘记,可能是路上堵车,再等等吧。

到了九点半,阿含还是没来。

打个电话问问吧,小明又想,应当是有事儿,晚了这么长时间,他肯定也着急,又开着车,接电话不安全,还是别打了。

到了十点,阿含还是没来,唉,要是坐车到天津这时候也到了,小明实在是忍不住了,就



## 我说过吗?

给阿含打了个电话。

喂,小明啊,有事儿吗?

咱不是说好的今早一块儿到天津吗?

什么,一块儿到天津,我说过吗?我现在已经到天津了啊!

挂断电话,小明只好无奈地赶往了火车站。

办公室里需要一台饮水机,下属小张给阿含打报告,阿含说打什么报告啊,会计也不在家,你先垫钱买了就是,回来我把钱给你。

下午,小张就把饮水机买来了,拿着发票去找阿含报销。

阿含拿着单据问小张,谁让你买的啊?

小张说,上午你说的啊。

阿含说,我说过吗?不可能,办公用品自己不能随便买,现在多开多报的人太多了,有的买块香皂恨不能要赚五块钱,这种现象一定要杜绝,你这个单子不能报!

哑巴叫冤——有苦难言,出了阿含办公室的门,小张一把就将那张发票撕了个粉碎。

有天晚上,一个朋友在聚雅斋请客,阿含第一次来这个酒店,他说这儿的饭菜不错,环境也好,明天晚上还是在这个房间,我请客,不再另行通知了。

一桌子十来个人都说那太好了。

第二天晚上,小胡准时来

到了昨天那个房间,里面坐满了人,面孔都是陌生的。

小胡纳闷,就打电话问阿含,不是你今天请客吗,怎么来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啊?

谁知阿含说,请什么客啊,我说过吗?

扣了电话,小胡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。

在这个社会上,有很多像阿含一样的人,整天满嘴跑火车,没一句实话。小胡实诚,不了解这个社会,于是,他就问那天晚上那块吃饭的老猫,阿含怎么能这样呢?

老猫说,小胡啊,别的我不说,我只告诉你一句话:人什么都可以听,但不能什么都信。